

法国画家库尔贝 晚年的生活与创作

李华◎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法国画家库尔贝 晚年的生活与创作

李华◎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国画家库尔贝晚年的生活与创作 / 李华著.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402-4889-5

I. ①法… II. ①李… III. ①库尔贝 (Courbet, Gustave 1819-1877) — 人物研究 IV. ①K835.65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7844 号

法国画家库尔贝晚年的生活与创作

作 者: 李 华

责任编辑: 贾 勇 王 迪

责任校对: 石 英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100054)

网 站: <http://www.bjyspress.com/>

微 博: <http://weibo.com/u/2526206071>

电 话: 01065240430

传 真: 01063587071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132 千字

印 张: 6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引言

居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于1819年6月10日出生于法国东部弗朗什-孔代（Franche-Comté）地区奥尔南（Ornans）的一个富裕农家。父亲是一位在奥尔南及弗拉热（Flagey）两地拥有不少土地、经营农业与畜牧业的农场主，为人大方慷慨。母亲出身于一个从事法律工作的世家，性格通情达理。库尔贝的家境比较富裕，他有3个妹妹，后来她们都曾给他的作品当过模特，尤其是他最小的妹妹朱丽叶特·库尔贝（Juliette Courbet），在库尔贝的艺术生涯和逝后的几年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外祖父伍多（Oudot）是位共和主义者，曾参加过1789年法国大革命，这也许对库尔贝的政治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库尔贝20岁的时候，按照父亲的意愿于1840年11月来到巴黎学习法律专业。但在大学入学考试中，库尔贝名落孙山，从此走上了自己一直向往的画家道路，他经常前往卢浮宫美术馆，在那里临摹、研究委拉斯盖兹（Velasquez）、伦勃朗（Rembrandt）等大师的作品，晚间自己去学习素描。1841年，库尔贝参加了一些画室的活动，并将自己画的两幅朋友的肖像画送到了官方的美术沙龙参展，但作品均未入选。由于他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家人减少了对他经济上的支援。尽管生活困窘，库尔贝仍满腔热情和自信地继续着自己的绘画活动。

1844年，他在两年前创作的《带黑狗的自画像》第一次入选沙龙。

这位初出茅庐的画家，从此更加专注于从事他的艺术创作，而且很重视沙龙带来的宣传效应，屡屡送画参选。

1855年的沙龙与巴黎万国博览会在一起举办，在美术作品展中，包括有外国画家以及安格尔（Ingres）、德拉克洛瓦（Delacroix）等当代大师作品的特别展览，人们对于美术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在这种有利于艺术创作的大环境下，库尔贝精心地排选了13件作品，交给了审查委员会。结果《奥尔南的葬礼》和《画家的画室——我七年艺术生活的真实寓言》两幅很受库尔贝重视的作品遭到拒绝。《画家的画室》这幅359×598厘米的巨幅油画，是画家艺术生涯的写照，它反映了这位画家对社会与人生的认识，本是画家倾注了心血的现实主义大作。受到官方美术界排斥的库尔贝，决心向审查委员会发起挑战。他在离万国博览会不远的一个简陋的工棚里兴建了自己的“现实主义馆”，举办题为“现实主义：库尔贝的四十件作品”的个人展览，展出了40幅油画和4件素描，其中包括了被沙龙评委拒绝的作品。他还在展览目录上发表了阐明自己艺术见解的一段文字，也就是人们后来所称的库尔贝的“现实主义宣言”。他写道：“用我所见到的去表现我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风俗、思想和人们的面貌”“创造生活的艺术，这是我的目的”。

虽然这次展览的观众并不多，社会反应冷淡，但从此之后，作为一个密切关注当时社会的艺术家，库尔贝在当时的艺术界不断引发轰动，招来误解。而“现实主义”这个词正是在库尔贝的宣言那里才开始用于艺术的。他极力强调绘画对当代生活的反映，善于发现生活中平凡的美，极大地扩充了绘画的题材，并且着力于题材的民主化处理，把真实地描写生活视为现实主义艺术的核心。因此，库尔贝的现实主义艺术及主张对当时法国和西欧其他国家的绘画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法国乃至

西方十九世纪的美术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1861年,库尔贝在沙龙中展出的《雄鹿的斗争》(又名《春的发情期》)和《极度疲惫的雄鹿》这两幅画获得了广大好评。同年在安特卫普举办的世博会上,库尔贝参加了8月19至21日的艺术研讨会,还作了有关现实主义艺术理论的讲演,发言中他捍卫了一种摒弃理想化从而倾向于民主的现实主义艺术。此后,库尔贝的讲演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出来,从而盛名远播,很多比利时本土的画家受到了库尔贝画作的深刻影响,自认为是库尔贝的弟子,例如路易·杜布瓦(Louis Dubois)、康斯坦丁·莫尼埃(Constantin Meunier)等人。回到法国后,许多青年画家蜂拥而来向他学习绘画,于是库尔贝开辟了工作室来满足大家的需求。

1869年,库尔贝在诺曼底的艾特塔(Etretat)画了很多幅海洋风景的图画,使得海洋画成为其辉煌的风俗画之后的又一大成就。在这时他得知自己获得了布鲁塞尔国际展览会金奖,又在慕尼黑获得了由巴伐利亚的路易二世授予的圣米盖尔一等骑士勋章。为了致谢,他于秋天赶赴慕尼黑,受到当地画界人士的欢迎。

1870年,库尔贝拒绝了帝国政府授予的荣誉勋位勋章。随后法德战争爆发,库尔贝没有选择逃离战乱中的法国,而是留下来并支持新生的国防政府,还发表了著名的《致德国艺术家的一封信》。直到巴黎公社运动兴起,库尔贝都积极地投身其中。

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看,库尔贝自19世纪40年代步入画坛起,初期作品虽然并不都是重大社会题材,但他直接面对现实生活,表现自己亲眼见到的事物,已经表明他的现实主义倾向。1849年以后,他的艺术开始成熟,这是他的一贯忠实于描绘普通人生活、并从中吸取营养的结果。在19世纪50年代的作品中,他经常以下层劳动人民作为作品中表现的

主体，以此进行对官方理想化艺术的批判。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近20年的法国帝政时期，库尔贝采取了与拿破仑三世对立的立场。不过，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起，画家那些明确地体现民主原理的作品，有被风景画和肖像画，乃至神话题材、裸体画替代的趋势，这是由于他经常要为一些富有的人作画，而不得不与传统的要求妥协有关。不过，他忠实于描绘对象、反映事物真实面目以及他的民主思想是始终如一的。作为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在突破学院派的保守思想和官方倡导的形式主义方面，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库尔贝始终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画家，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公众和评论界就对他毁誉参半，然而不管怎样，他都是19世纪下半叶最为重要的西方画家之一。这位19世纪中期法国绘画的现实主义带头人的巨大成就，对于印象派，以及此后的现代绘画所给予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美术史界对库尔贝生平资料的整理始于他的朋友卡斯塔那利（Castagnary）（1830-1888），他是第一个站出来捍卫库尔贝的作品和有关库尔贝的回忆的人，只可惜他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了未完成的手抄笔记合集，以及一本库尔贝画作的图录草稿，还有大量杂乱的资料，包括一些剪报、信件原件和复制件。不管是卡斯塔那利还是后来的里亚或莱热都曾与库尔贝的妹妹朱丽叶特合作，如果没有后者，也许现在很多材料都已经消失或是不为人知。

除了这两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始研究库尔贝的另一位重要的艺术史家是乔治·里亚（Georges Riat）（1869-1905）。里亚和库尔贝一样，也是弗朗什-孔代地区（Franche-Comté）人，深谙这片土地的神秘魅力。里亚在研究中使用了卡斯塔那利留下的笔记，以及库

尔贝家族的一些文件，尤其是后来属于朱丽叶特所有的库尔贝写给父母姐妹的一系列信件。1906年巴黎的弗鲁里出版社出版了里亚的著作，题为《居斯塔夫·库尔贝：画家》，该著作成为库尔贝研究方面取之不尽的一个资料来源，很多后来的著述都从中汲取信息，这本书对画家及其作品有着很完整的了解。而且里亚对政治与库尔贝艺术的关系也进行了研究。

艺术史家夏尔·莱热（Charles Léger）接过了火炬，试图让人们更加清晰地了解这位画家。莱热与朱丽叶特认识后获得了后者的许可，得以查询后者所拥有的档案资料。莱热后来与罗贝尔·费尔尼埃（Robert Fernier）（1895-1977）以及1938年成立的库尔贝友协一起，致力于推广库尔贝作为弗朗什-孔代地方画家的形象，尊之为“奥尔南的大师”。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库尔贝研究进入一个新时期。这一时期的一个重大贡献来自于艺术史家罗贝尔·费尔尼埃，他倾尽后半生心血编纂的《库尔贝的一生与作品：库尔贝总图录》上下两卷于1977年在洛桑和巴黎出版。作为奥尔南的库尔贝博物馆的创建者以及库尔贝友协的负责人，费尔尼埃主持友协出版的学报多年，他的研究工作对向大众普及有关库尔贝的认识起到了很大作用。

此外，英国学者T. J. 克拉克（T. J. Clark）在1973年出版了《人民的形象：居斯塔夫·库尔贝和1848年的革命》一书，他从社会艺术史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做法很具创新意味。继克拉克之后，很多赞同从社会和政治角度来进行艺术史研究的当代学者，如琳达·诺克林（Linda Nochlin）、克劳斯·赫丁（Klaus Herding）、杰克·林赛（Jack Lindsay）和詹姆斯·鲁宾（James Rubin），他们纷纷从不同角度来研究库尔贝的政治态度及其在作品中的反映。而与这种方法相对立的则是

迈克·弗莱德(Michel Fried)采用的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他的研究中,画家的政治面貌处于次要的地位。更近期的研究则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这主要得益于佩特拉·T-D·楚(Petra Ten-Doesschate Chu)和约格·祖特(Jörg Zutter),他们通过 1998 年在洛桑组织《作为艺术家和作品自我推广者的库尔贝》展,探讨了库尔贝是如何来宣传自己的作品的,展现了画家引起争议和轰动的桀骜不驯的形象,但这样的研究把经济因素放在了政治因素之上。佩特拉·楚在 2007 年出版了著作《法国最傲慢的人——居斯塔夫·库尔贝和 19 世纪的媒体文化》,而他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在 1992 年整理出版了库尔贝书信集,为人们提供了解画家一生以及 19 世纪的文化、艺术和政治生活的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除了学术界对库尔贝的关注,法国和其他国家也曾举办了大量库尔贝作品展,近年来最有代表性的有 1973 年在巴黎举办的《库尔贝自画像》展,1977-1978 年在巴黎和伦敦举办的《居斯塔夫·库尔贝(1819-1877)》巡回回顾展,1982 年在瑞士的拉图尔德佩兹(La Tour de Peilz)举办的《库尔贝和瑞士》展,1988 年在纽约举办的《重新审视库尔贝》展,2000 年在巴黎举办的《库尔贝和巴黎公社》展,以及 2007-2008 年在巴黎、纽约、蒙彼利埃(Montpellier)三地举办的《居斯塔夫·库尔贝》巡回回顾展。

然而,以上所有这些研究或展览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只是从某一个角度来切入库尔贝研究,这是因为这位画家如同一个挖掘不尽的宝藏,或者说他有诸多面目,有些对我们来说仍旧是谜团。笔者注意到,在历次大型展览中,库尔贝在 1871 年至 1877 年之间的作品只占据了展览很小的一部分,可以说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例如在最近的 2007-2008 年库尔贝巡回回顾展中,总共只选取了 15 幅作品来表现这

一时期画家的创作，而且在图录中的介绍也极为简约。另外在一些介绍库尔贝的专著中，库尔贝艺术生涯中的最后这七年一直被放在很次要的位置。例如里亚就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库尔贝艺术生涯的“开端、鼎盛和衰落”分别对应于“1848年、第二帝国时期和巴黎公社运动”，而安德雷·费尔米吉埃（André Fermigier）在1971年出版于日内瓦的著作《库尔贝》中也用两个年代来总结库尔贝的画家生涯，他说：“库尔贝，生于1848年，死于1871年。”因此，人们往往认为巴黎公社时期标志着库尔贝的创作开始走下坡路，他进入了一个艺术上的衰落期或静止期。可是人们如果仔细观察库尔贝在1871年及之后的画作，就会发现其中不乏震撼人心的佳作，而且其绘画技巧和艺术观念仍然时有创新。库尔贝在画坛和艺术市场上始终相当活跃，作为画家的库尔贝并没有死去，他的艺术仍然鲜活，只是他的活动逐渐转移了重心，不再以法国为主要舞台，而是走向国外。而且时代的风起云涌中，一批新生代画家占据了人们的视线，使晚年时期远在瑞士的库尔贝显得声色黯淡。单纯地以艺术的衰落来评价他这个时期的创作似乎过于简化了这个问题。

要对这个时期的库尔贝进行定位的话，笔者首先要研究的就是他生活与绘画的背景与环境，不仅是从艺术史的角度出发，还要结合大历史的时代背景。同时还要考量库尔贝当时所采取的政治态度，以及他在当时的艺术贸易和艺术赞助中占据的地位。因此，本文将按照时间顺序展开。鉴于巴黎公社运动是影响到库尔贝晚年生活与创作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他人生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在此期间他曾一度达到声望和荣耀的顶峰，却又重重地跌落下来。库尔贝后来的生活与政治再也没有脱离过关系，艺术家与政治活动者的形象并行不悖。因此，在第一章中，笔者将

首先简要概括库尔贝在巴黎公社之前的艺术创作与当时的政治之间的关系，他在重大历史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以探讨是否可以将他解读为一个法国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介入型画家。第二章将着重关注库尔贝在巴黎公社运动中的参与情况，以及这次经历对他的人生产生的影响。第三章将介绍库尔贝流亡瑞士的经历，在此期间他的生活、创作。第四章主要感兴趣的是社会生活中的库尔贝，不仅仅从艺术家的角度来剖析，更多的是把他看作一个血肉丰满的、多元化的人，其中涉及到评论界、大众传播界对他的一些评价，以及库尔贝晚年时期的交友、人际交往，他与法国乃至世界绘画界之间的联系，突出他与社会、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文中还将结合库尔贝在生平最后七年里的重要作品进行分析，以期尽可能全面地描绘出画家这段时期内的生活与艺术，以及他在艺术界所占据的地位。最后本文还将陈述库尔贝去世之后引起的一些社会与艺术界反响。

从巴黎公社结束到库尔贝去世前后这段时间，历来学术界的研究著述就很稀有，笔者希望借这篇论文的撰写机会，搜集到一些这一时期的相关资料，来了解画家晚年时期的创作、精神、生活状态。不管本文能否对里亚或费尔米吉埃的看法进行批驳，但至少能更好地展现画家完整的形象，让人们对这段并不太明朗的时期有更多的认识，进而了解当时法国社会的文化艺术生活的诸多方面。

目 录

引 言 /01

第一章 巴黎公社运动前身处历史与政治洪流中的库尔贝 /1

第一节 1848 年革命时作为旁观者的库尔贝 /1

第二节 第二帝国时期库尔贝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7

第三节 库尔贝与蒲鲁东的交往 /13

第四节 库尔贝的艺术观 /19

第二章 库尔贝与巴黎公社运动 /24

第一节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与巴黎公社时期积极参政的库尔贝 /24

第二节 巴黎公社对库尔贝绘画创作的影响 /33

第三节 出狱之后到逃亡瑞士之前的创作 /59

第三章 流亡瑞士期间的的生活与绘画创作 /67

第一节 流亡起因 /67

第二节 在瑞士的生活境遇 /70

第三节 在疾病与绝望中去世 /84

第四章 社会生活中的库尔贝 /93

第一节 库尔贝的社会关系网以及推销自己的策略 /93

第二节 舆论界对库尔贝的看法 /113

第五章 库尔贝身后 /134

第一节 为库尔贝正名 /134

第二节 后来者向库尔贝致敬 /141

结 论 /153

参考文献 /157

附录一：库尔贝 1870-1877 年年表 /164

附录二：中外文人名对照表 /166

附录三：中外文地名对照表 /173

第一章 巴黎公社运动前身处历史与政治洪流中的库尔贝

第一节 1848 年革命时作为旁观者的库尔贝

库尔贝与政治之间一直保持着复杂的关系，他的一生也经历了法国 19 世纪中的几次重大政治变革。从政治观念上来看，库尔贝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共和派”，倾向于傅立叶和欧文的乌托邦思想。^[1] 库尔贝对民主怀有坚定的信念，因此他一直反对帝制。但在 1870 年以前，他并没有真正做到完全投身于政治行动。在他的作品中能看到的历史投影始终都隐藏得很深，与时事政治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1848 年 2 月，法国爆发了推翻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统治的革命，第二共和国在革命后取代了七月王朝。库尔贝虽然此时身在巴黎，并目睹了民众的反抗行为，但最初他并没有积极参与其中，反而表现得对这场革命漠不关心，只是作为一个小心谨慎的观察者，他的全部心思都还在绘画上头。这年 3 月，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就像往常一样，我极少参与政治，

[1] Gustave Courbet, Exhibition catalogue published for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y Hatje Cantz, 2008, p. 409.

我觉得没有什么比政治更无用的了。……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我是画家，所以我作画。证据就是我已经恢复创作半个月了，尽管现在是在共和国统治下，而这种政府并非是最有利于艺术家的政府形态（在历史上至少是这样）。”^[1]

库尔贝对共和国持这种不满的态度，也许是因为新生的共和国刚刚取缔了沙龙展的评委团，尽管库尔贝送了7幅油画和3幅素描参加展览，其中有一些是1847年被沙龙评委团拒绝的作品，还有一些是较早些的作品。但他同时又抱怨在这次自由沙龙展中展出的作品太多，使他的画被淹没其中。在给父母的同一封信中，他是这样说的：“今天已经无法什么都不去注意了，因为一共有5500幅作品，而我的画摆在很糟糕的位置。在这样的混乱中，没什么可以指望了。”这次沙龙展从展出作品数量上来说是史无前例的，而评论界则显得更为苛刻了。就在这样的局面中，库尔贝脱颖而出得到了媒体和评论界的赏识。就在六月起义的10天前，也就是1848年的6月15日，库尔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这对于一个年轻画家来说是非常荣耀的。《民族报》特约评论员普罗斯佩尔·奥萨尔（Prosper Haussard）在评论中写道：“库尔贝作为画家崭露头角。他的作品《拉大提琴的人》更是一幅很有风格特色的画作，其中采用的笔触和明暗手法十分卓越、很具价值，仿佛唤起了人们对卡拉瓦乔（Caravaggio）和伦勃朗的回忆。”^[2]同年9月，库尔贝刚认识不久的朋友尚弗勒里（Champfleury）也在《抨击文章》上对库尔贝大加赞美，并且预言这个尚不为人们所知的年轻人将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1848年，可以说是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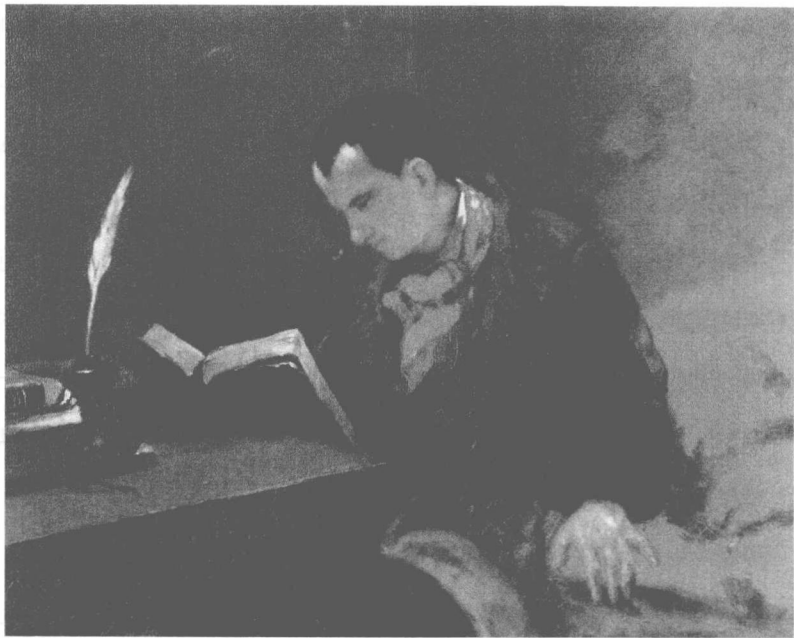
[1] P. T-D Chu, *Correspondance de Courbet*, Paris, Flammarion 1996, 48-2, pp. 72-73.

[2] T. J. Clark, *Une image du peuple :Gustave Courbet et la Révolution de 1848*, Villeurbanne, Art Edition, 1991, p. 95.

尔贝成名的开端。在这一期间，艺术家们经常聚会的地点是一家名叫安德莱的啤酒馆。库尔贝等艺术家及波德莱尔（Baudelaire）、尚弗勒里和哲学家蒲鲁东（Proudhon）等人，常常在此高谈阔论。

库尔贝对当时的政治并不感兴趣，也许是由于他作为一个外省人，始终对巴黎的这些动荡持怀疑和小心态度。然而他的朋友却都是些支持共和国的狂热人士，其中又以作家波德莱尔和尚弗勒里最为活跃，波德莱尔就曾亲自登上街垒，而且库尔贝创作的《波德莱尔肖像》（图1）很可能是在1848年4月完成的。1848年2月下旬，波德莱尔、尚弗勒里与夏尔·图宾（Charles Toubin）一起创办了一份名为《公共安全》的报纸，该报纸总共只出版了两期。他们邀请库尔贝为1848年2月27日出版的第二期报纸创作一幅插图，这幅画现存于巴黎卡纳瓦雷博物馆，题为《街垒上的一名起义者》（图2），是库尔贝唯一一幅以1848年革命为题材的作品。这幅纸上炭画草草描绘出一名男子站在街垒上，左手挥舞着一把步枪，右手持一面旗帜，这样的形象让人联想起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然而库尔贝给这个衣衫褴褛的人物戴上了一顶大礼帽，这是资产阶级的标志，以至于人们很难说出这个人物是属于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斗争者，也许这正是库尔贝有意而为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直接涉及政治这个艰难而又危险的主题，但这幅画至少表明库尔贝意识到了一个介入型艺术家应该扮演的角色。

同年5月至6月间，工人阶级与当权的资产阶级之间又爆发了冲突，抗议者遭到了时任陆军部长的卡芬雅克（Cavaignac）的暴力镇压。这一事件终于使得库尔贝不再持无动于衷的态度，但库尔贝并没有加入任何一个阵营的斗争，也从未对朋友波德莱尔等人的行动作出任何评价。为了让身在平静的奥



▲图 1

《波德莱尔肖像》

1848，布面油画，54×65 cm

蒙比利埃，法布尔博物馆